

冯硕,付秀荣.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全球化”思想的新时代中国阐释[J].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2022(4):9-14.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全球化”思想的新时代中国阐释

冯 硕¹ 付秀荣¹

(1.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全球化”研究是马克思著作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全球化既是生产力发展的表现,也是生产关系调整出现的新形式,世界整体性的形成为共产主义社会提供前提条件。当今资本主义全球化为其构筑的世界秩序打上了不平等和霸凌的烙印,全球化生产力和霸权主义世界格局的国际基本矛盾愈加尖锐,使霸权主义世界秩序难以为继。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是马克思全球化思想的当代发展成果,它将建立人类历史上全新的世界秩序,为实现未来“自由人的联合体”积累条件。

[关键词]全球化;国际基本矛盾;世界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A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45(2022)04-0009-06

马克思认为,全球化以大工业为基础,是资本扩张和逐利的必然结果。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人类历史开始了一个由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封闭状态向伴随资本扩张超越民族国家界限而演进的世界历史的转向。当今世界,全球化仍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国际性呈现使全球化不断面临着危机和挑战,如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扩大、全球经济衰退现象明显、“逆全球化”思潮兴起等。习近平总书记置于世界历史的宏大视野下,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出的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引导全球化正向发展,建立新型世界秩序的中国治理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实践、理论和未来取向维度实现了对马克思全球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它以全球化生产力和个人、群体、

国家、地域之间的普遍联系为契机,联结各国的共同利益,引导资本扩张为增进人类福祉服务,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过渡形式。

一、马克思全球化思想的三个维度

由于近代资本主义的扩张,世界范围的联系和交往日益紧密。早在 19 世纪 40 年代,马克思就敏锐洞察到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最早对全球化进行了系统科学的分析。尽管马克思受限于时代语言没有明确使用“全球化”一词,但不能依据马克思没有使用过与现在完全相同的术语或者相关概念按图索骥地下结论马克思没有提出全球化理论,在其多部标志性著作中有关资本国际化、世界市场、世界历史、世界革命等理论的深刻论述都体现了马克思对全球化进程的考量以及

[收稿日期]2022-05-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编号:19VSZ106)、吉林大学 2020 年度青年文化书院专项(编号:2020gqt-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冯硕(1999—),女,山西运城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付秀荣(1973—),女,吉林吉林人,哲学博士,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

由此形成的全球化理论。

(一) 动因:生产力的发展是全球化的根本动力

从唯物史观出发,马克思依据当时所展现的世界交往的早期现象,科学地预见了全球化将作为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到来。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范畴的出现说明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是人类社会演进的必然产物。马克思明确指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1]按照马克思的逻辑,表现为一体化世界经济体系的全球化的形成根源和动因,首先是社会生产力的显著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生产力的的高度发展必然引起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在此基础上社会交往不断深入扩大,加快了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连为一体。

马克思所关注的现代社会,是以16世纪新航路的开辟为开端。这一阶段的西欧国家在“寻金热”、宗教推动、早期的城市化和商业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初步发展等各种因素交织下促成了新航路的开辟。马克思指出,随着“地理大发现”、海外市场的开拓、殖民化的推进以及国际贸易引起的需求急剧增长,导致在欧洲旧的生产力无法满足世界市场扩大的需求,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孕育成熟,“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1]。即17-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的爆发形成了更高生产力水平的机器大工业。工业技术普及到各个行业领域中,刺激了纺织、冶金、采矿和机械制造等行业的快速发展,开启了世界经济的新进程。

大工业是现代社会一切发展和变化的物质起点,为全球化提供了有力物质基础:铁路的大规模铺设和远洋航运的发展缩短了包括物质、人员和信息等在内的流动时间,减少和克服了人类活动范围扩大所遇到的空间障碍。铁路的铺设和远洋航运的开拓使原材料流动和商品配置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和深化。电报的广泛使用打破了时空的壁垒,扩大了社会交往的范围,提高了交往的效率,加强了相互了解和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就亲身体会着这些变革进步,他们将报纸、电讯传达来的世界各地的变化发展信息作为研究资料运用到自己的考察和分析中。交通通信技术的创新通过推动生产分工和世界市场的扩大,大大加速了全球化的步伐。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扩大,又进一步促进了大工业的发

展。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工商业逐渐取代农业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全球化使曾经各洲间封闭隔绝的状态成为过去式,世界日渐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不可逆转。

(二) 过程:资产阶级是全球化的开拓者和塑造者

欧洲的船队伴随着“地理大发现”驶向地球每一片海域,寻找着新的贸易路线和商品市场。随之而来的由新兴资产阶级主导的海外殖民扩张、海外贸易诱发了16世纪的欧洲商业革命,加速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进程,促进了封建制度的瓦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写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对资产阶级来说,不断开辟海外贸易地域扩大资本流通范围是获得更多的商贸利益和剩余价值的基础条件。这就驱使着资产阶级必须在更大的地理范围内、更广阔的世界各处的海洋上活动,不断冲破民族国家的局限,运用各地的资源条件进行贸易交流组织生产。因此,全球性和扩张性即是资本和资产阶级与生俱来的特征。资产阶级为追求巨额利润奔走于全球各地,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到处开发并建立联系,在将各地的生产和消费逐步变成“世界性”的过程中不断开拓着世界市场空间。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2]

在国内,资产阶级通过掌握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发挥着作用。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通过革命扫清了封建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束缚和桎梏,资产阶级政权凭借统治地位通过立法建立起适应和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层建筑。对更高剩余价值率的贪婪追求使资产阶级不断改进创造物质财富的技术和手段,消除阻碍资本财富增长的障碍,从而构建出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和消费链条,为全球化的推进提供有力的物质基础。在国际上,资产阶级则通过赤裸裸的暴力手段比如海盗式的掠夺、军事侵略占领、欺诈性的贸易等进行以商品和资本输出为主要内容的殖民主义扩张。资产阶级在全球攫取利益追求经济扩张的同时,必然要将对殖民地的经济权力升级强化为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这意味着他们必然要野蛮地摧毁落后国家旧的生产方式,然

后通过推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重建殖民地,向全球推行有利于资本扩张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制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扫清资本在全球扩张道路上的障碍。马克思写道:“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2]

全球化既是人类社会演变过程中伴随着生产力发展进步而出现的必然结果,也是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追逐巨额利益,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国际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总结道,“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

(三)趋势:全球化为共产主义社会创造前提条件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是开创世界的历史主体,也是世界交往的最初推动者,但全球化的归宿并非是资本主义,其发展趋势是更高级的共产主义。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1]。在全球化的历史浪潮中,由于世界交往的扩大、生产力前所未有的发展,人类社会创造了丰厚的物质财富,不仅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了经济基础,而且创造了实现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历史主体,即埋葬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的无产阶级。

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大工业创造了一个没有“任何民族性”的无产阶级,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奴役、剥削和压迫。对于一无所有的工人来说他们是没有祖国的,他们是全世界资产阶级的雇佣对象。在国际资本共同的剥削下,各国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是一致的,敌人是共同的。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克服传统的障碍在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斗争,推翻国际资本主义的统治,从而获得无产阶级的解放。马克思认为大工业将全球各国紧紧地连为一体,以致每一国家发生的事情必然影响到另一国家的人民。共产主义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绝不仅仅是一个民族或国家范围内的革命,全球化为其提供了活动场域。同时全球化使一国存在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扩大到全球范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全球性爆发对无产阶级革命起着催化剂的作用。如“1847年的世界贸易危机孕育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3]。

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而全球化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目的提供了条件。生产

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广泛积累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物质保障;世界市场的拓展建立起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联系,生成了表现为人与人之间有机联系的社会总和;世界交往使人的社会关系拓展到世界维度,人的素质、能力、才能获得全面提高是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

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代全球化进程对新型世界秩序的呼唤

资本主义制度下推行的全球化先后产生了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世界格局,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瓜分世界剩余价值。与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福祉的全球化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反,当今垄断资本主导下的霸权主义秩序仍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军事实力维持着世界经济两极分化的不平等格局,并成为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新时代中国倡导和推进的符合唯物史观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在当代全球化进程中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一) 全球化生产力和霸权主义世界格局之间的矛盾构成当代国际基本矛盾

资本是进入到生产实现自身增殖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又连续不断地转化为资本,即无限增殖的资本积累过程。对资本积累的狂热追求是推动全球化形成的原动力,持续扩张的资本必然要冲破划定的地理国界,消除各个民族的文化特殊性,而趋向于将整个世界资本化。

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必然通过资本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扩张进入到国际生产分配领域。即全球化助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其形成的生产力的发展成果被少数发达国家跨国垄断资本所占有,而国家层面上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微观层面上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低阶层劳动者的经济状况则趋向“贫困的积累”^[4],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产生了世界经济的两极化。即“赢家”的国际性资本积累和“输家”的贫困积累,在这一矛盾中,处于恶化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和各国劳动人民希望借助经济全球化来发展生产力追求美好生活,而国际垄断资本则竭力通过霸权主义世界秩序维护分配不均的状态,以最大限度地赚取利益。可见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与实现世界各国的普遍联系是全球化进程中资本生产和占有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的手段和副产品。因此,高度国际化的全球生产

力与跨国垄断资本扩张形成的霸权主义世界格局矛盾,成为当代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基本矛盾。

(二)当今全球化背景下霸权主义世界秩序难以继

在长期的全球化秩序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资本、技术和管理上的先发优势制定投资与贸易规则,控制一些国际组织,主导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从而使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和跨国公司成为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资金匮乏、债务负担沉重、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等原因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低端。

因此,霸权国家追求的是“本国优先”^[5],通过维护自身资本在全球的运行与无限扩张,无情掠夺落后国家的资源财富和剩余劳动价值,冷漠无视对各国人民乃至全人类带来的伤害,这必然导致霸权主义世界秩序难以维系。这种不可持续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霸权主义世界秩序势必然导致世界的分裂。霸权国家为了维持自身对世界的统治必然需要建立军事结盟,这导致整个世界不可避免地分裂为“同盟国”与“威胁国”两大部分,并通过不断挑起两者的矛盾,制造对立氛围,在世界范围内形成错综复杂的国际、民族、宗教冲突,甚至在部分地区造成国际恐怖主义滋长蔓延。同时,作为始作俑者的霸权国家也将自食恶果,这些矛盾的普遍产生使自身的全球资本扩张面临巨大阻力,进而导致其国内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社会撕裂等问题愈演愈烈。

其二,霸权国家的寄生性扩张积累导致其国内民众的就业困境和实体经济的削弱。垄断资本依靠控制金融链和国际产业链的高端环节,大幅度减少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物质生产,迅速提高利润率更高的非物质生产的服务型产业比重,形成了产业空心化与经济虚拟化。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水平在不断攀升,而霸权国家由于制造业的萎缩导致基础实力的衰退使其更多地依靠其军事威慑力、政治与法律影响力在分配领域中攫取全球剩余价值来满足其自身消费及维持霸权秩序,越来越具有寄生性。

其三,西方“逆全球化”思潮说明霸权主义陷入困境。面临国际金融危机、国家债务危机和国内就业危机的冲击,西方国家相继出现了逆全球化的倾向与行动,如“美国优先”的贸易保护政策、英国脱欧、欧洲右翼民粹主义高潮等等。而作为全球化最初推动者的西方国家并不是真正要脱离全球而孤

立发展,其本质是以西方为首的发达国家为解决国内问题寻找一个国外“替罪羊”,只想获得全球化的利益而推卸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借助霸权主义秩序“赢者通吃”,且拒绝为此付出任何代价。这些矛盾现象说明,霸权主义世界秩序正日渐式微。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解决国际基本矛盾、构建新型世界秩序的中国思路

全球化生产与生产要素的私有制和国有制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世界范围内财富的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等矛盾不可能在缔造全球化的资本的逻辑框架内得到解决,甚至可以说资本逻辑成为贫富差距、全球动乱的总根源。资本越是扩张发展,这些矛盾危机就越是尖锐深重。霸权主义世界秩序因其自身的否定性必将退出历史的舞台。那么引领全球化的新型世界秩序到底是什么?在这一历史节点上,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中国思路:引导资本扩张服务于人类增进福祉的需要,即开辟一条既立足于资本、又超越资本的新路——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历史不可能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的“逆全球化”就回到各国孤立发展的状态。人类文明在当代全球化的生产力和各国人民更加紧密的交往中发展出璀璨的成果。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要突破霸权主义控制,将这些积极的成果从某些国际垄断资本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使其回到各国人民自己手中,通过平等协商、互利共赢实现参与国人民的共同福祉。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全球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人类社会逐渐从封闭走向开放,马克思揭示了作为“虚假的共同体”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为共产主义的“真正的共同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基于唯物史观,以全球化为基础实现这一必然转向的科学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全球化思想有着紧密的关系,即前者从理论、实践和未来取向三个层面对后者进行了历史性的发展。

(一)理论维度的继承与发展

其一,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当今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从唯物史观出发,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基本矛盾决定了社会形态的演进,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在马克思

看来,全球化是在生产力巨大发展、世界交往日趋深入、世界市场持续扩展等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如今全球化的生产力和现代信息技术将世界各国整合,使每个国家甚至微观个体都成为世界链条上的一环。一方面,人工智能、新能源、大数据、物联网、基因工程等新技术的发展衍生带动了一系列的高新产业,推动各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造出丰厚的社会财富,多方面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这是形成全球一体化的重要渠道和手段。另一方面,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是由资本缔造的,资本的贪婪和增殖本性决定全球化存在着基本矛盾,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世界性呈现:生产高度国际化与生产要素国家占有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即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仍旧是西方为首的霸权主义国家和跨国垄断资本。近些年来,世界表现出的无序失控和混乱衰退正是这些矛盾深化加剧的结果。人类迫切需要矫正和引导全球化的方向,正是在这变局之际,中国给出了解决基本矛盾的新的全球治理方案——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依据人类社会规律,提出的合理协调组织各国,共同应对全球化挑战和机遇的新的世界秩序。

其二,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超越狭隘的地域史。新航路的开辟意味着世界逐步走向一个整体,世界贸易的普遍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各国摆脱地域的限制,建立起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往关系,使文明成为全球性的交流互动。如今全球化的进程中,世界各国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总体上保持稳定互利、避免矛盾分歧的合作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秉持文明交流、互鉴、共存代替文明隔阂、冲突、优越,呼吁和推进世界文明在平等相待中求同存异、互学互鉴,契合“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中国传统理想。

其三,构建“共同体”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马克思认为,全球化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提供了基础的生产力和非地域性的普遍交往。马克思理想中的“共同体”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其实现是建立在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差别的基础上,即人类社会形态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虚假的共同体”。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无法得到根除,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是不可能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人们的自愿联合。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谋求自身发展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逻辑下提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和而不同、和合共生”作为价值支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参与国的共同利益为交点,联合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共谋繁荣的理想载体,为实现终极目标“自由人的联合体”进行积极铺垫。

(二)实践维度的继承与发展

其一,搭建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马克思指出,全球化以新航路的开辟拉开了序幕。15世纪,欧洲新兴资产阶级操纵指挥的船队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海洋上,急切寻找着贸易路线和商品销售市场,打破了世界闭塞的格局使其逐渐连为一体。但新航路的开辟也使广大亚非拉国家被迫卷入全球化,给其带来了沉重屈辱的经济剥削和掠夺。而当今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建设不同于西方新航路的开辟,是搭建新世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平台,并得到国际上的广泛响应和积极参与。目前,已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相关协议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中来。中国始终坚持“秉持公道、义利并重”的处事原则,推动构建普惠互利、公平开放的合作关系,摒弃西方的零和思维,实现对西方“普世价值”名义下“新殖民”的超越,着力解决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推进全球公平正义环境的形成。中国早在西汉时期就开辟了东起西安,西至欧亚大陆腹地的陆上丝绸之路,自此就成为了连接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要道。这是古人主动与沿线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促进文化互动包容,宣传中国爱好和平、共享发展的重要举措。无论是“一带一路”的实践,还是丝路基金、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设立,都体现了中国为破解全球发展困境,支持各国共同发展的切实举措。

其二,打造中国主场外交新局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全球经济的联系日益加强,国家之间的利益日益复杂化和全球化。曾经中国在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中多数是被动作出回应,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逐渐在外交领域中变得更积极主动。同时,通过展示中国实力和诚意的主场外交作为一种和平外交方式来争取国家利益,较易被其他国家接受和认可。自2002年定期在海南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以来,其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促进亚洲经济发展,聚焦亚洲经济、科技等事务为整体的外交目标服务。G20杭州峰会(2016)的成功举办为解决世界经济问题搭建了新的治理平台,向世界提供了中国

全球治理方案和行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9)传递出主场外交的品牌效应,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得到了与会国家的认可。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逐渐从国际体系的跟随者成为全球新治理观的倡导者和引领者,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思路,在塑形全球化的过程中追求国家利益,也要兼顾其他国家的理念和诉求,“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6]。

(三)未来取向层面的继承与发展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他通过深刻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论述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将是全球化的未来发展趋势。进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中,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为自由人联合体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和精神生产条件,人的社会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交往实现了发展,成为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马克思作为资本主义最深刻最彻底的研究者和批判者,看到了世界历史也会沿着客观可预见的轨道向前发展,即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一人类社会形态的最终目的地。到那时新的质变发生在生产和分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个体的自我塑造等方面,正式形成完全自觉的人类历史。也就是说,人类最终会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建造起理想的共产主义大厦。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虚假的共同体”中,人的生存状态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共产主义社会则是以人的“自由个性”为基础的“真正的共同体”。由前者向后者的过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前者必然为后者创造条件。毫无疑问,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或极致表现,而中国提出的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参与国之间的“利益共同体”^[7]则是“虚假共同体”向“真正共同体”的过渡形式。如今,全球化面临各种问题迫切呼吁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治理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在这种变局中应运而生,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借助全球化的大背景才能筑牢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为迈向共产主义社会打响前奏曲。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基于对中国国情和世界局势的理智分析,为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缩短时间距离。

四、结语

进入21世纪,“全球化”在矛盾重重中破浪式前进,一路充满荆棘与曲折。一方面,世界全球化和文明交往随着新科技革命带来的资本、技术、管理等在全球的流动而日益加深,各国间的政治、文化、生态等社会各方面的联系大大加强,世界迈向更加文明的未来社会。另一方面,全球化导致了一个服务于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及跨国垄断资本利益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主要表现为通过操纵国际组织、控制世界市场,甚至进行军事侵略并干涉支配压迫发展中国家,以此来无止境地掠夺落后国家的资源财富和剩余劳动价值。为了打破这一不平等不合理的世界秩序,引导全球化为人类福祉服务,新时代的中国通过对马克思“全球化”的全新阐释,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构想。构想一经问世就展现出强大的号召力和生命力,这种力量来源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基本矛盾规律;来源于它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契合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来源于人类社会形态演进追求自身解放的客观规律。我们始终相信,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明天必将在不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漫长艰辛却充满希望的进程中愈来愈近。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8-31.
- [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31-32.
- [3]马克思.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5.
- [4]鲁品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解决当代国际基本矛盾的中国方案[J].学术界,2019(6):29-36.
- [5]高思.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思想研究[D].辽宁大学,2020.
- [6]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7-01-18(003).
- [7]张三元.人类命运共同体: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J].观察与思考,2017(6):49-61.

责任编辑:张乔娜